

超越好莱坞大片的故事 / 无与争锋的悬疑神秘文学 / 好看主义的经典

KUITAN 窥探

他们来自黑暗

世上
最妖的
小说

THEY COME FROM
THE DARKNESS

王安军
著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王安军
著

世上
最妖的
小说

KUITAN 窥探

他们来自黑暗

THEY COME FROM
THE DARKNESS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窥探 / 王安军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 8

ISBN 978-7-5511-1300-7

I. 窥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5327 号

书 名: 窥 探

著 者: 王安军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封面设计: 博雅工坊·肖杰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1/29/35/26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1

字 数: 36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300-7
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演一出戏，
叹一场人生，
七情六欲都尝过，
是为生活。
为了生，为了活，
众生各尽其能。

大巴在街道行进，车厢内坐满了乘客。年轻的男职员继续讲道：“那位女教师回来以后，七情六欲都尝过，是为生活。你要有生活，就得有欲望。她觉得大陆里似乎有东西，特别是夜晚，她觉得为了生，为了活，就得有欲望。她觉得大陆里有精神科，意思是——你差不多是个精神科医生。除了检查，诊断报告外没有责任。接下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，她开始觉得，她跟一个男，每次都要到有个东西在她身体里面游荡，游荡到深夜才停下来。”



· 目录 ·

第一季 / 001

Season One

第一章/来了	001
第二章/紧急情况	008
第三章/幽深	018
第四章/毒刺	028
第五章/黑暗	037
第六章/迷惑	047
第七章/真与幻	052
第八章/惊天动地	056
第九章/在水一方	062

第二季 / 083

Season Two

第一章/不知身是客	083
第二章/何处是家乡	091
第三章/宿愿	097
第四章/隐秘	107
第五章/浮想联翩	114
第六章/纠葛	121
第七章/引爆	130
第八章/搞大了	137
第九章/万丈波澜	144
第十章/直击靶心	155
第十一章/凛冽寒风	160
第十二章/大手笔	165
第十三章/在劫难逃	171

第三季 / 183

Season Three

第一章/“李白”	183
第二章/如影随形	191
第三章/杀	195
第四章/战栗	199
第五章/芒刺在背	204
第六章/死局	210
第七章/归巢	218
第八章/疯狂	226
第九章/天堂和地狱	232
第十章/本心指引	239
第十一章/幽冥	248
第十二章/悬崖上跳舞	253
第十三章/虚空	260
第十四章/终极	266
第十五章/图穷匕见	274
第十六章/天狗日的	284
第十七章/军歌嘹亮	291
第十八章/旷野	296
第十九章/迷途	301
第二十章/道	318



第一季

Season One

第一章 / 来了

大巴在匀速行进。车厢内坐满了乘客。

年轻的男职员缓缓说道：“那位女教师回来后不久便感到身体里有古怪，她觉得大腿里似乎有东西，特别是夜晚，她说好像能听见腿里面发出声音。医生建议她去看精神科，意思是——你差不多是个精神病患者。女教师到精神科做了检查。诊断报告并没有异常。接下来问题变得更严重了，她开始每晚反复做同一个梦，每次都梦到有个东西在她身体里偷偷地笑；而有的时候，又会传来哭泣声。”

早晨的阳光极好。公路两旁郁郁葱葱、生机盎然。这个故事却让女孩子们汗毛乍起，仿佛她们体内也有古怪的事正在发生。

“死夫子又瞎掰。”虎牙姑娘司小小骂道。

郑子夫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是个爱说话的人。他说的内容恰好与旅游有关，众人也被吸引了。

“女教师被这个古怪的梦折磨得苦不堪言，最后忍不住去看了心理医生，才不至于崩溃。其后的日子里，她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就这样在惶惶中每天忍受着幻觉的折磨。直到一个星期天的早上……”

司小小忍不住又想说话，却被身旁的蓝晶莹拦住。

郑子夫暗道，蓝姑娘真有意思，就喜欢听故事。

“这天早上，女教师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视。电视里说的是用B超诊断胎儿健康的报道。她想我既然觉得腿里有东西，何不去做个B超检查？于是她赶紧去医院挂了急症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她的大腿里有个手指长的阴影……”



很多听众露出恍然的表情。然而郑子夫后面的话却大出他们的预料。

“经过医生会诊，竟然无法确定病灶。和女教师面谈时，有位年轻医生突然想起什么，他犹疑着将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。女教师一听顿时惊呆了，她想着那个答案几乎要疯掉了。这段时间对她来说，是从没有过的黑暗，简直就是个噩梦，不但遭受误解；还莫名地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；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周围许多奇怪的眼光。现在证明她以前的感觉是真的，自己没有幻听幻觉，没有妄想症，自己是个正常人。想到这些，她委屈得大哭起来。”

郑子夫很会讲故事。众人只觉得女教师痛哭的情景就像在眼前。车厢里一片安静。所有人都在凝神细听。

“经过手术，从她腿里取出一条十厘米长的东西。原来女教师在野外旅游时，不知被什么叮咬了，她的身体里被注入了卵。卵在她体内孵化后，以人体为营养慢慢长大。医生从她大腿里取出来的是只活物，一只细牙密布的活物。”

司小小面露惊色。蓝晶莹抢先一拍问道：“究竟是什么？”

郑子夫扶了扶眼镜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那活物在瓶子里一番挣扎，就不再动弹。过了一分钟，从它头部钻出来另一个东西。在场的人看着那东西，全都目瞪口呆。女教师更是眼睛一翻，当场昏了过去。”

“那东西有对翅膀，身体像螳螂，四肢如尖刀。让人吃惊的是，它的头上有张人脸，分明是女教师的模样；它的嘴巴张开着，里面露出尖细的牙齿；等那东西扇动翅膀，大家更觉得不可思议了——那翅膀上一边是女教师的笑脸，另一边是女教师的哭脸，随着翅膀扇动，两张脸顿时活现起来，仿佛真的在哭笑一样。这东西名叫寄生鬼面，它们寄生在……”

听众的反应让郑子夫很满意。就在他打算做收尾讲解之际，猛地感到身旁气场不对。他还没能回过神来，便被人一把揪住。一张中年人的国字脸出现在上方。

“国字脸”紧盯着郑子夫，逼问道：“你说的事，是真的还是编的？”

人的气质本是环境养成的。这位“国字脸”虽然面色苍白、神情肃然，不过一看就知道是位成功人士。此人正是太阳能公司总裁卓大升。卓大升过激的反应本就不正常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

“我最近的感觉跟那女的很像，我身体里……也有寄生鬼面？”

他本是叱咤商场、经历非凡的人，却没料到这些天来的困扰竟是如此可怕。一想到体内可能有个鬼怪天天啃噬自己，他便不寒而栗。

“大升你怎么啦？”卓太太来到丈夫身后问道。

卓大升也不吭声，只是盯着郑子夫。

郑子夫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众人刚刚还沉浸在故事中，“寄生鬼面”这个名词几乎让所有人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，谁知一转眼竟有人说，这东西他体内也有一个。这事儿实在太过戏剧化！在卓大升国王般的威严下，众人相互看看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。小空间里开始了持续而尴尬的静默。

卓大升终于冷静下来。为了掩饰刚才的失态，他决定采取高压策略。

就在这时，车厢里响起一个男中音，“你去过南美吗？”

说话的人大家都认识，是新来的皮八两。皮八两面庞瘦削，鼻梁挺直，右眼角有一道疤痕；最特别的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清爽气息。所谓清爽，是比干净更令人欣赏的一种感觉。

“一个月前我去过非洲。这几年从没到过南美。”卓大升沉声道。

“那就没事了。”男中音先生解释道，“这种寄生鬼面只在南美才有，应该说，只有南美的寄生鬼面才是郑子夫说的那么大。亚洲和非洲的寄生鬼面只有指甲大小，而且只寄生在活体表层。”他对卓大升的权威似乎没有感觉，手一抬，指着对方，“你看看身体上有没有脓包。”

卓大升被他的描述所吸引，顾不上追究礼貌问题，回道：“我身上没有脓包。但最近总是梦到大腿里有东西，每晚都一样，一样的梦，一样的感觉。”

他的情况竟和郑子夫讲的故事完全一样，怪不得会那般惊悚。

皮八两和卓大升又交流了几句，问了对方在非洲的一些遭遇。等对话结束，他却看向窗外，不再说话。众人悬着一颗心，都想——你这一番所为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等着答案呢！卓大升见此情形，更是心生不快。他将自己丢人的隐秘说出后，便希望听众的反应强烈一点，仿佛那样才对得起他的牺牲。

就在卓大升快要失去耐心时，皮八两开口道：“当时你滑倒在水里只有几秒钟，能有什么事？市级医院夜班有B超检查。回去查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！”卓大升一拍脑门，“我是当局者迷。”

有了解决办法，他的声音爽朗起来。他想想也是，几秒钟能有什么事？

太阳能公司近来在国内的收购兼并计划非常成功，作为奖励，总裁卓大升组织了这次短途游。实际上，他本人也想借此放松一下。接下来的旅程比较简单，回程路上还有一个景点，当晚就可以到家。

卓大升有心事，草草游览完景点，便回到车上。卓太太转身去了洗手间。野外的卫生条件不是很好。卓太太出来时微微皱着眉头。她是个淡雅脱俗的人，皱起眉头时，便让人对她生出歉意。



拐弯处站着一个高个子，正是皮八两。

“卓总的身体……”

卓太太闻言，转身看着皮八两的眼睛。她意识到，他大概是在刻意等她，这就意味着丈夫的身体……她心里惊疑不定，却看着皮八两，并不吭声。她知道对方这句话后面一定还有下文。

皮八两也在观察卓太太，他没有被她的美丽吸引，反而琢磨着她的眼神，那里似乎有种说不出的东西。

“他的噩梦应该不是偶然的，如果和我的猜测相同，后果可能……很难料。”

见他如此小心措词，卓太太心底越发忐忑。

皮八两在树下又待了一会儿，才和其他人一起上车。看他神情平静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一路无话，卓氏夫妇回去后立即去了医院。检查非常便捷。卓大升看着结果，暗自松了口气——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腿没有任何异常。一旁的卓太太沉默着。估计在想，我倒情愿你腿里有个寄生鬼面，那最多动个小手术就好，不需要担心什么“后果难料”了。

“现在我有六七分肯定了。”医院一角，皮八两这样说道。

“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相信我，你最好别知道。好奇会要人命的。”

卓太太愣了愣，她看着他的眼睛，似乎有点失神。

不知怎的，皮八两被她的表情触动了，竟不想再隐瞒下去，“我估计他身体里有种东西，是他在非洲掉进水里时钻进身体的。”见对方瞪大了眼睛，他又解释道：“是从生殖器……”

卓太太请求他明天来医院，因为还需要做其他检查。

皮八两警告道：“今晚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千万别让他靠近水，水池、水塘、河边都不能去；身体也千万别碰到水，洗澡更不行。”

见他说得极为认真，她赶紧答应。但她终于没忍住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我的一定没错。如若不然，可能会有极可怕的事情发生。”

卓太太此时已经是满心慌乱，只是看着他，不住地点头。自从看到B超报告后，她便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。然而她一直没有意识到，对方只是她丈夫的一个下属而已。

这是个不沾凡尘的人。皮八两终于找到了恰当的形容。可她眼神中为什么透着莫名的忧伤？看着她的背影，他又想，她今晚会有什么方法阻止卓大升

洗澡？卓大升如果不小心碰到水，自己所想的事会不会出现？

皮八两在靠近公司的地方租了一间房。这是他的第二个住处。

回到住所，他打了两个电话，便闭上眼，将最近的遭遇梳理了一遍，又将下一段行动计划做了推演。

“但愿计划不要被变化超过。不过变化一直存在，达到最终目的才是正道！”

做完正事，他开始吹奏口琴。“凯尔特”乐风在空间里飘荡开来。音乐能让人情绪得以放松。演奏音乐却需要技巧和专注。不过随着技巧日臻纯熟、乐感增强，演奏便成了享受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卓太太打来电话，她的声音有点惊慌，“大升一早又出现了症状，这次比以前严重得多，怎么办呀？”

医院手术室，卓大升的司机、保镖和两名女佣在门外紧张地守候着。

贺三民看着CT片，“肌肉、骨骼都很正常。血管检查比较麻烦。这样吧，你们挂的是廖教授的号，我去和他商量一下。”

与一般的博士不一样，贺三民不但声音洪亮，还有点不修边幅。

手术室是做手术的地方，在此接受问询，本会让人感到怪异。但卓大升仿佛被贺三民强大的生命力和自信心所感染，此刻也还算平静。卓太太守在他身旁。她今天没有化妆，只抹了润唇膏。她的唇型很好看，经过滋润后，嘴唇便成了脸上的风景。

皮八两跟在贺三民后面，“我觉得八成是那回事，你得准备好。”

“八两，医生怎么做事你该知道，你让我凭着推测就对他动刀？怎么动？动哪儿？你教教我！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等。”

贵宾楼，廖教授沉吟半晌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CT检查不出什么，你的担心又不能排除。如果真是他说的那样，血管检查还不能做。这样吧，转到你那儿观察观察再说。”

老狐狸！贺三民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却道：“还是您考虑周到。”

办好手续，两人回到手术室。刚到门口，便听见卓太太慌乱的声音：“大升你怎么啦？医生……护士小姐，你们来帮忙看看。”

贺三民连忙走进房间，“卓太太你别慌，让我来。”

等看到卓大升的样子时，他不禁一窒。皮八两也看到了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出对方眼里的惊骇。

卓大升的样子其实并不是很吓人，然而却透着说不出的怪异，过去形容一个人的脸色面如金纸、面无人色，大概就是他此时的模样了，他整个人的血液仿佛被一下子抽空了一般。



“卓先生，你感觉如何？有什么不舒服的？”

“水，我要喝水，我没什么不舒服，就是渴得慌。阿兰快给我水，怎么这么慢？”

阿兰应该是卓太太的名字。卓大升平日里对太太一向很温柔，现在突然口气不善，显然来自身体内的口渴感觉比以前要严重得多，这将他吓坏了。

卓太太听到丈夫近乎呵斥的话语，她收起了贺三民不在时的惊慌，看着丈夫没有一丝血色的脸，她轻声道：“小丽正在取水。大升你再忍受一下，就来了。”

她说话时，一边握住卓大升的手，一边轻抚他的额头。她眼中充盈着泪水，但她努力地想要将它们忍回去。只可惜这个目的很难达到。徒劳之下，她只好扭过头，悄然抹去眼泪，又旋即转回来，柔声道：“没事的，大升你一定没事的。”

人们在有事发生的时候，越是轻言轻语，往往越是感情极度浓郁。

皮八两看着卓太太抑制着情感安抚卓大升，他能感受到她对丈夫的万分担心。

卓大升手脚冰凉，慌乱中，他分辨出了眼前的对象，“医生，贺博士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渴得厉害，从没这么渴，很难受！很难受！”

他说话间，身体开始颤抖起来。渐渐地，抖动频率越来越大。仿佛他体内有个电极被打开了开关。他止不住地颤抖，连带着卓太太也跟着抖动起来。卓太太无助至极，两手紧抓住他，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，“大升你怎么办？”

卓大升的声音越来越高亢：“我怎么觉得冷？阿兰，我怎么越来越冷？”

“大升，你……我也觉得冷，是气温低呀，是天冷！”

她知道这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，希望能有人帮着证明她的话是真的。她的目光四下搜寻着，很快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她这才想起，整件事情都有他参与。她急切地看着他，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看着卓太太无助、忧伤的眼神，皮八两心头生出浓浓歉意，仿佛是因为他的无能才使她如此伤心。他悄悄捅了捅贺三民。

贺三民点点头，转身通知护士准备。趁这工夫，助手将卓太太叫到一旁，签好手续。一分钟后，贺三民身着手术服走进房间。

卓大升是个聪明人，心下早已有数，“贺博士，要动刀吗？”

“身体如果有问题，会先有痛感。你没有症状，不要担心。”

时间在慢慢流逝。医护们悄悄准备着，大家悬着一颗心暗自等待。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再没有什么情况出现。卓大升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。昨晚他们没能休息好；前面的一番折腾，更使得两人紧张不已；现在稍放松了一点，夫妇俩竟然就这么睡着了。只留下一群人围着他们面面相觑。

贺三民不动声色，继续观察着。

皮八两道：“我看还是先吃午饭吧，也许这是个持久战。”

两个人一起去食堂。几个护士跟在后面，护士苗清水一张“樱桃小口”咯咯笑道：“我被那个人的样子吓坏了。”

护士牛雨叫道：“我好渴，水，水，我要……要水。”

她本是女孩子的嗓音，却故意粗着嗓子说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几个护士纷纷笑了。背后学病人的样子显然不太好，但面对牛雨这样一个女孩，没有人能生出反感之意。

皮八两跨进食堂，脑中还回荡着牛雨的声音，须臾间，他一把抓住贺三民，大叫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三民我知道了！我真是笨，早该想到的。”

贺三民被他这一抓一吼，生生吓了一跳。

这边皮八两更加兴奋地嚷道：“我明白问题的关键了。三民你做好准备，可能一小时后就要动手术。”他说完便冲向门外。

水装得刚刚好。这是两个透明玻璃的圆柱体容器，齐腿高的样子。卓大升垫着双脚分立在两个容器中。卓大升看向贺三民，心想我按你说的做了，你怎么看着我不说话？接下来该你了。

再厉害的专业人士，在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状况面前，都会显得不自信。好在贺三民还算镇定，他在观察、在等待。

卓太太先前被卓大升的状况吓坏了，现在依然不是很精神；医护们对眼前这一幕充满好奇，只是因为职业原因，没人敢发出一丁点儿声音；皮八两可能是房间里最紧张的人了，从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到取来容器，他便一直处于解决疑难的兴奋中，现在卓大升正立在水里，可他的猜测究竟对不对呢？

整个房间一片安静。

下半身仅着内裤的卓大升感觉自己像个被观赏的珍稀动物，这让他很不自在，这个古怪的诊断拖的时间太长，他有点不耐烦了。他刚要说话，苍白的面孔突然涨红起来，又由红变白，“哎……好痛……我的腿……”

他一定是痛极了，两只手挥舞着，想要抓住什么，但手臂够得着的地方都是空的，他只好弯下身，扯住手术台上的皮革。紧接着，他的身体抖动起来……

房间里的静默被这凄厉的叫声骤然打破，所有人都是一震，卓太太更是被吓了一跳，皮八两却紧握双手，心道：来了！

第二章 / 紧急情况

“准备。”

随着贺三民一声吩咐，医护人员迅速忙碌起来。“樱桃小口”苗清水想要将两位观众请出去。皮八两不等她开口，便和卓太太远远立在门边。苗清水却被身后更为恐慌的喊叫所吸引。

卓大升侧弯着身子，想去看自己的大腿，疼痛正是来源于此。容器里的水很清澈，只是因为光线折射的缘故，从上面看不清真实状况。但他很快又大叫起来：“啊……怎么啦这是？我的腿怎么了？医生快帮我看看……痛死我了……”

他本是事业成功的人，在自己的领域里一向充满自信，然而身体折磨和对未知的恐惧，使他完全失去平日的镇定。

从皮八两这个角度看去，只觉得触目惊心——卓大升右腿站立的容器中有变化，本来里面清澈得连体毛都清晰无比，可就在一瞬间，清澈的水变成了鲜红色，仅仅两秒钟，水中的腿便看不见了，只有一片红色，越来越红，一眨眼间，眼前的透明容器仿佛原本就是红色玻璃似的。

卓太太被这一幕惊呆了，她捂住嘴巴，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另一只手紧抓住皮八两，身体不住地颤抖。看得出，此时的她着实需要一个依靠来抑制心里的恐慌。

贺三民发出一连串指令后，继续吩咐道：“将他扶上来。”

然而事情还没完。

卓大升的声音很快变成号叫。因为另一只玻璃容器里也出现红色。

贺三民一瞪眼，厉声道：“快架上去，别管他，架上去。”

两名护士在两侧托着卓大升，准备将他架上手术台。左侧的护士突然尖叫

了一声，手一抖，松开了。于是卓大升的身体一半在手术台上，一半悬在玻璃容器上方。

卓大升第一个出血的右大腿上有一个洞口，此时正往外一股一股地冒着血，由于血太多，几乎看不清洞口的真实情况。导致护士惊叫的却是左腿。

贺三民很生气，在手术中发生助手惊叫的状况，这简直不可饶恕！他刚要斥责那位小护士，便看到了卓大升的左腿，他立刻明白了，那不是小护士的错。卓太太的注意力被叫声吸引，随着目光所至，她瞬间钻进皮八两怀里。皮八两也看到了，他屏住呼吸，紧紧抱着卓太太，而他几乎没发现这一点。正做准备的医护们听到那声尖叫后，都往小护士那儿看去，这一看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

卓大升左腿上也有个洞，但流的血不多，因为那里被一个东西堵住了，那东西显然来自他大腿里，并且正力图钻出来。它浑身鲜红，随着它晃动身子，甩出身上沾的血液，才发现原来是肉色近乎粉红色的东西。

皮八两立即想到，大自然中越是颜色好看的东西就越邪恶！

那东西整体形状像一条蛇，头部看不到眼睛鼻子，只有一张嘴，嘴巴张开便暴凸出无数尖牙，如同几十个铰刀组成的“绞肉机”，这些尖牙应该专为切割搅碎肉体而生。尽管已经出了卓大升的身体，它的“绞肉机”依然“嚓、嚓、嚓”地工作着。

可以想象肉体组织在这样一个家伙面前，会被摧毁成什么样子！如果这样一个东西在人面前晃着，一般人又会是什么反应！贺三民想，那小护士没有夺门而逃，已是很不错了。

卓大升瞪大眼睛，停住了呼叫，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，他喉咙里发出“嘶嘶”声，紧接着全身一软，瘫了下来——他就这么晕厥了！

随着那东西挥舞身体，它上半部分在卓大升大腿上昂起头，使它腹部现出整齐排列的规则圆形图案，有点像菊花形状，估计是吸盘。那东西晃了晃身体，觉察到水的方向，说时迟那时快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它从卓大升的腿上向水里冲去。

在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看清了它的全貌，它几乎有三四十厘米长，看起来完全是个软体动物。这么长的东西，也不知如何待在人体内！卓大升腿上湿淋淋的。那东西却没受一点影响，它速度奇快，准确无误地射向玻璃容器。水里一阵翻腾。它可能是想游，可游来游去总是碰壁，于是它尝试着在容器中跳跃。

皮八两见状，大叫一声，上前用托盘分别盖住两个容器口。他正想从侧面细细观察，便听见撞击声——托盘分量很轻，被那东西撞得在容器上“咣当当”



直响。眼看托盘被撞得向一边快速移动，周围几个护士已经吓得面无人色。皮八两连忙拿起重物压住。

就在这时，旁边的容器上也传来“哐当、哐当”声。

有个护士尖叫了一声。牛雨也看见了，“快，另一个。”

皮八两扭头一看，只见另一个容器上的托盘已被撞到边缘；容器上方出现一个半圆空间；里面的东西正在奋力跳跃，它一边跳一边用“绞肉机”“嚓嚓嚓”地空咬着。他想将托盘移回去。这时那东西接下来的一跃成功了，它搭上容器边，眼看就要出来……

来不及再取工具了，皮八两一抬脚，想将它压下水。但那东西竟一口咬上他的皮鞋。护士们一片惊呼。他用托盘向那东西的头敲了几下。那东西吃痛，又从皮鞋上一跃，咬住了托盘边缘。他被对方强悍的战斗力的惊着了，快速将托盘在容器边沿上敲击。那东西没能咬穿托盘，不断的敲击使它受了惯性，终是掉了下去，就在掉下去的一刹那，它的尾部钩住容器边缘，一借着力，“噌”地一下，腾空向他咽喉咬来。

皮八两大惊，要是被它咬着，后果简直难以想象！他急速向旁一闪。谁知那东西在空中一摆尾，竟凌空扑向他……

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那一抹粉红里不断传来这个声音。

“嘭”，一道光亮闪过。

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见那东西已经掉落在水中——就在刚才，皮八两挥动托盘，来了个抽射，终于解决了这个令人胆寒的威胁。

众人喘了口气。不料那东西又继续撞上来，这次却没了效果。众人很快听到玻璃容器里传来“吱吱吱”的声音。皮八两低头一看，只见那东西的吸盘吸住容器壁，而它的头正对着玻璃容器“嘎吱嘎吱”地噬咬。另一个容器里也传出相同的声音。这古怪的声响在手术室里此起彼伏，听来实在疼得慌。

皮八两暗道，容器会不会被咬破？

这一切只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。那边贺三民叫道：“固定住，动脉输血。”他手中不停，同时大声吩咐，“再准备两个单位的全血，快！”

卓大升的左腿此时也在一股一股地往外冒血。从他听到第一声惊叫到双腿分别出现那东西，再到贺三民开始抢救，前后不过十几秒，但他脸上竟已一片灰暗。过度惊恐和昏厥使他面目狰狞，与往日挥斥方遒的神采相比，已是大相径庭。

贺三民心里明白，血液往外冒的情形，是大动脉破裂后的症状，现在要立即止血，并缝合大动脉，如若不然，随着心脏每一次跳动，便有一股一股的血

液涌出，要不了两分钟，卓大升将因失血过多，导致器官衰竭、大脑缺氧而丧命，连输血都来不及！

卓太太的注意力似乎仍在两个容器上，她皱着眉，愣愣地看着里面。过去的一段日子里，她曾离那东西特别近，这一定将她吓坏了。

那位失手的小护士也回过神来。她有一双单眼皮的丹凤眼，身材很瘦小。想着自己惊叫的情形，“丹凤眼”刚刚还白着的脸，很快又涨红起来。

真是丢死人了，她想，她们不知道会怎么笑话我。

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卓大升总算幸存了下来。两个半小时后，贺三民安排他进了重症监护病房。

“这玩意儿怎么处理？”皮八两问道。

他在先前的一番遭遇中，所表现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敏捷身手，已赢得在场的医护们对他另眼相看。

贺三民有点累了，“我对它们没兴趣，交给你办吧。”

“我来办？看你这么辛苦，干脆拿到广东餐厅做个清蒸，回头给你做夜宵。”

护士牛雨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，嗔道：“恶心，鸡皮疙瘩都出来了！”她说话时喜欢皱一皱鼻子，这个动作不免牵动脸上的几粒雀斑，使得它们多了几分灵动。

护士苗清水叽叽喳喳道：“牛雨来感觉了，帅哥你抓住机会啊。”

牛雨瞪眼道：“要死啊你，苗清水你再乱说，你再乱跳。”她也不看苗清水，却一边说一边指着玻璃容器，“苗清水你完了，别看你有一张‘樱桃小口’，还赤身裸体的风骚模样，哼哼，待会儿就清蒸了你。”

众人看到她这番指桑骂槐的表演，觉得有趣，纷纷笑。

“你们先别斗。这东西怎么办？”“丹凤眼”小护士叫道。

贺三民从实验室搬来了救兵。来人叫“蛇友”。“蛇友”进门后笑道：“没事儿，看我的。”他说着话，手下移开托盘，将一个细长玻璃管伸进水中。几个护士赶紧躲了开去。“蛇友”从侧面看到那东西所在，将玻璃管移到它头部。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那东西对着玻璃管游了进去……

皮八两想象着上面这样的场景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发展。实际上，此时“蛇友”还在容器面前观察着，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会儿，扭头道：

“三民，你这是……”

见此情形，皮八两大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“蛇友”又看向容器，悠然道：“这玩意儿好丑。老子被它吓死了。我还